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蘭寳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徳編

☲離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内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

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一无而字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内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内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

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所稱傅說膠鬲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慼迫而不能反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理篤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為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

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為恩施公為義殊不知能恩其所恩即是義也若正篤二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虧人自不篤耳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易說

家人利女貞

伊川先生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貞則家道正矣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為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

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易說

新安朱氏曰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本義

東萊吕氏曰大抵正於己其正尚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易說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

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伊川先生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地隂陽之大義也　家人一无人字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

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家人治内之道也風能入火風自火出則火勢熾矣言行之化可以正家化自家出則家道盛矣

龜山楊氏曰家人之義以順為正故利女貞至於婦子嘻嘻則失家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名卦以二五也二五正男女之位而曰天地之大義者由人事言之則男女所

以為家人自道言之則天地男女一也故男女正有天地之大義存焉然聖人畫是卦而名以家人者豈真一家之事而已哉内之脩身外之治國治天下大而至於天地之義舉家人皆足以明之道之要者无以易此此聖人名卦之義也且家人之義以正家為主正家之主尊而嚴者父母也父母盡尊嚴之道以正一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正則國治國治而天下定

其道一也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它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善推其所為斯足以究正家而天下定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外巽内離離明也易傳曰外巽内明處家之道然卦以長女中女為象者女以男為家家人以女為奥主故曰家人此合兩體言家人也家人自遯來无妄變也互巽變離六二正離為女

女正位乎內也震變互坎六四正坎為男男正位乎外也女正位乎內然後男正位乎外女不正而能正其外者无有也天地坎正位乎北離正位乎南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而天地化生萬物故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以六四而下言家人利女貞也五君之位也乾九五者父也乾為剛嚴无妄坤居四上配乾五為母以坤變乾為離歸尊於父父母之於家人其嚴有

君道家人猶臣妾也子之事父母婦之事舅姑雞

鳴而朝非君道乎易傳曰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

長則法度廢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

以九五而下言家人正家之道也乾為父坎為子

父上子下父子正也巽為長女離為中女孟上仲

下兄弟正也坎為夫離為婦夫上婦下夫婦正也

乾為天五爻各得其位天下定也故曰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以上九而下推廣正家之道也夫正家之道始於女正女正而後男正男女正而後父母嚴父母嚴而後家道正家正而後天下定家者天下之則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彖辭如此在卦氣為五月故太玄準之以居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嚴君亦謂二五天下定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

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本義　問家人有嚴君焉程傳云家人之道必有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舊來諸家只作一字說如何先生曰所尊嚴之君長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以卦才言二居内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於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

本當在内知其在内而位之於内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為君者止於仁為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无餘事矣

易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伊川先生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

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内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 家人之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係乎此並易說

上蔡謝氏曰或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无物是不誠也不誠无物誠者物之終始

終始者有常之謂也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問敬是存誠之道否曰須是體便見得語錄

廣平游氏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風自火出由内及外以風天下之象也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恭則有常无稽之言是无物也暴慢邪僻是无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由內而之外也脩身內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是猶風自火出之道也言有物而行有常君子之脩身也非禮勿言則言有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常矣是以乾之九二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至於盡君德家人自言有物行有常終至於正家而天下定其義一也故孟子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也其是之謂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風離火風自火出也說卦巽為木為風黄帝書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又曰火疾生風蓋風火同生於木風自火出由内及外家人之象夫風緣火火緣木未始相離君子體之故言有事實行有常度自初至五體噬嗑頤中有物言有物也无妄震為行六四行不失正行有常也言行有法則家人化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身脩則家治矣本義　風自火出家人

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

或問風自火出如燈燄上氣出如何荅曰固是

此卦之大象指爐中火曰亦如此火氣上薰炙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火熾則風生火既熾則不患風不猛

德既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

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已不在外故自反之於

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

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更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无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以无物行之无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以无常伊川云一言一動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最當看人才懷不可易之心則言自然

有物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實看須是深體易說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

者治乎衆人也茍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男處女下悔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以剛居始閑有家者也禁之於未然不傷乎恩故悔亡

龜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宫室辯内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内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家人之初閑而有之所以謹始也始之弗閑則終必亂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聖人防

微杜漸蚤辨之道也茍亂而後治之危而後保之不亦晚乎家人之道能閑於初故能有家而悔亡象言志未變者治家之道志於家道未變之初所謂制治於未亂故能終无變也有家如此有國者亦无以異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司馬温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

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為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則忌刻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自檢點則乖爭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閑之何往而不正哉易說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禮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一本无也字

上有則其以柔順處中一本无此五字故在中饋則得其正正三字

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順中正得女之正也婦人无遂事從人而已故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夫夫婦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婦人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職也

詩所謂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是也二者六二之所以貞吉也然正家者夫也從夫者婦也故以順巽為吉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主婦之位坤得位上從乾五乾夫道也地道无成婦人從夫无所遂事者順也故曰无攸遂坎水離火而應巽木女在中當位烹飪而主饋事順也故曰在中饋順以巽者婦人之正也正則吉故曰貞吉六二不動而吉者以此故曰六

二之吉順以巽也詩曰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孟子之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无境外之志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吕氏曰六二女正位乎内者也女之處乎内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為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為而可朱

子發之說則以為女在内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彖辭看當從朱子發說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説男子則此文專為女子説易說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伊川先生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一作速之意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

者也治內過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

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未失也者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位為過中則厲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三以陽居陽尚剛嚴以治家者也

法不閑於始恩不得於衆純以嚴治家人所以嗃嗃也嗃嗃者讙言以聚議也治家而不免家人議之悔且厲也彼雖議我我未失道悔厲猶吉也若過於剛嚴責善已甚賊恩之至皆有離心婦子嘻嘻失治家之節終吝道也嘻嘻嗟怨之聲也

龜山楊氏曰家人有嚴君焉而九三所以限制内外未失也婦子以順説為事而至於嘻嘻則失節矣蓋剛過非婦子之道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嗃嗃剛嚴之意也嘻嘻歡悅之情也剛嚴之道悔厲由生雖非中道而終吉无凶歡悅之情固人所喜而以恩掩義分日以亂情愛雖隆終吝之道也九三過中故或悔厲然聖人之道貴有終與其失家節而終吝固不若終吉而悔厲未為失也由是而言則閑家之道當以嚴分為先此家人所以稱嚴君歟然有嗃嗃之嚴使无悔厲雖王假有家之道不過於此是雖非九三所能盡實

自嗃嗃積而致之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內之主也嗃嗃陸法言曰嚴厲貌

易傳曰有急速之意陽居三剛正過中巽為風為

號離火炎上聲大且急嚴厲之象骨肉之情望我

以恩而治家太嚴傷恩矣能无悔乎拂其情矣能

无厲乎然法度立倫理正小大祇畏以正得吉未

為大失也故辭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象曰未失也

坎子離婦三動不正與二相易離成震兌離目也

震動也兌說也坎兌為節坎動兌見失節也目動聲出而說嘻嘻也喜樂无節其終必至於亂倫瀆理蕩而不反雖欲節之有不得而節者吝也故辭曰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失家節也二者治亂之別京房曰治家之道於此分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

之本義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甘茶本苦物喫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禮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語錄

東萊吕氏曰九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寛寧失於嚴嚴則无寛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寛則

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寛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寧若嗃嗃此文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為樂則可以知其必敗易說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

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一无有字

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則為大吉也

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

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以巽順而居正位

正而巽順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於巽下承乎九五以順

為正无非无儀者也家人之順皆若是則家道富盛无所不足故大吉

龜山楊氏曰柔而巽順婦德也故内和理而家可長久矣故富家大吉猶詩所謂宜其家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脩身齊家由内出外至於巽體家道成矣故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上九威如終吉也六四之富豈金玉布帛而已哉蓋必有其道矣其道何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是也家道之富无以加於此故其爲吉莫大焉然得其道謂之順失其道謂之逆父父子子順也父不父子不子逆也彖言家人家道正則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分而无逆焉故曰順在位也在禮亦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禮以人之肥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是謂大順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有國有家者以有粟為國矣而有不得而食者其富有甚於粟也孔子於家人之彖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及對景公則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知家人之道推之國則國治道一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本无妄之三進而在位巽體而順三陽為實積其上富家也上有承下有應巽以事上則親順以接下則從夫奢則不遜而富者怨

之府六四如此故能安處其位有家之實陽為大正則吉富家大吉也治家之道以剛正威嚴為善戒在於柔順故家人初三五皆吉上九威如終吉二與四柔也於治家无取故二以柔順卑巽者婦人之正也非男子所宜也四巽體而順在位者滿而不盈保其家者也非治家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隂居隂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為富家又廹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

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然子臣可以免
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易說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
又其應順正於内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
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
之道脩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
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

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已於外二正家於内内外同德可謂至矣　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内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有應在二得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故王假之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五以剛處尊居中體巽以道治其

家上下相親法行而恩洽有嚴君之治焉故曰王假有家得治家之本矣末不足憂故曰勿恤吉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巽極有家之道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下之内治后聽之也故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正而天下定矣此非閑有家者所及也故勿恤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父道也父母為嚴君故父與王其道一也况家國之治寧有二乎是以非王道之

至不足以有家非有家未見其能正天下也此家人之道所以正家而天下定矣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毋憂天下之不定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同大順而无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乾為王假至也王極乎有家之道正家以定天下則至矣故曰王假有家五剛而巽乎外二柔而順乎内中正相應心化誠合則上下

内外互相親睦故曰交相愛也交相愛者相與於中之象也王假有家達之天下至於交相愛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勿恤乎吉可也五動成離有伏坎坎為憂恤不動坎伏正則吉三代之王正心誠意脩乎閨門之内不下席而天下治何所憂哉故辭曰勿恤吉象曰交相愛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

者以是至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葢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本義

問家人卦王假有家先生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治家之道无一不至然後為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於治家之道无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外相愛而无一毫之不善矣夫所

謂勿恤吉者非謂懈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恐畏懼未嘗少寧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易說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一作使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

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文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尊故威如身脩而家齊故終吉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剛居終有始有卒道可繼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反身不嚴人將安信故有孚威如終乃吉也

龜山楊氏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上九家道之成也巽而以順終反身而誠者也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謂有孚威如

終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始在於閑及其能成在於信究終始不可變者威如之吉而已威自我出也孟子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克保其終者非反諸其身蓋不能也象既明言有物而行有常而此又言反身之謂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脩身而已且恩愛人之常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所不能无而過之者多矣至於明信嚴分或為情愛

所奪則家人嚴君之義未盡其道故上九以有孚威如終之威如之吉未備君子必自反也然是道也内之則可以正心脩身外之則可以治國治天下惟明家人終始之義允執其中而内外之道至矣是以詩首關雎則見文王化天下之道所謂王假有家者也聖人序詩之意蓋亦深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三有孚之道以下未孚也故威如威如者九在上剛嚴之象上九動而正家人見信

九三孚之始也威如終則正而見信威如終吉也上九卦之終坤為身九動反正反身之謂也威非外求反求諸身而已反身則正正則誠誠則不怒而威夫誠所以動天地者也况家人乎聖人以治家之道莫尚於威嚴慮後世不知所謂威嚴者正其身也或不正而尚威怒則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吉故於上九發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石慶家人有過輒不食家人謝過而後復是

亦反身也易傳曰慈過則失嚴恩勝則掩義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威如之吉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

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无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孚自我出不當任威當反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涖政治民千條萬緒无過自反而已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一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兌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

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易傳

睽小事吉

伊川先生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易傳　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周行已録

白雲郭氏曰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人事而大人有睽者遇睽之時也遇睽之時大有為亦難

矣是以小事吉蓋睽之常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徳言之内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本義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

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濂溪先生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彖先釋睽（一无睽字）義（一作意）次言卦才終言

合睽之道而賁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

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隂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於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

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睽趨異而不相合也物有異而同者天地男女是也有同而異者二女同居其志不同

行是也異而同者迹異而心同孟子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又曰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是也同而異者迹同而心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茍无伊尹之志則簒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是也龜山楊氏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天地固睽矣然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

焉其志則通也飛潛動植之異宜剛柔遲速之異齊萬物固睽矣然方以其類聚物以其羣分不相悖焉其事則類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睽而用之矣睽之時用豈不大矣哉易說

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南都語錄

白雲郭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陰有難和之情

所以為睽火性上今動而上澤性下今動而下方之天水違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為睽也然澤中有火謂之革上火下澤謂之睽革以不相得之性兩不相交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其勢必遇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違而不遇也小事吉者自卦論之初說而終明其道非睽也自爻論之六五上行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其事非睽也其為吉宜矣凡卦皆二義睽之彖先言睽之所以為睽睽

之道也後言睽之時用則聖人用睽之時也睽非大人事故上言小事吉而聖人有用睽之道故下言大矣哉蓋文王言其常而孔子極其用也非孔子不知其大也天高地下睽也男尊女卑睽也萬物散殊亦睽也天地雖睽不害於同事男女雖睽不害於通志萬物雖睽不害於事類蓋睽之道必體睽而用合然後有濟孔子懼人不明其大故特曰時用大矣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火動而上兌澤動而下火澤之睽也中少二女同居於家而所歸之志各異二女之睽也故曰睽此以兩體言睽也睽本同也離兌同為女而至於睽者時也故睽自家人反明本同也本不同則无睽惟本同故有合睽之道自離兌言之說而麗乎明自家人六二之五言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說則順民麗乎明則擇善柔得中則柔而不過應乎剛則取剛以濟柔是以小事

吉夫說而麗明柔得中而應剛不可以作大事何也以柔進上行而得尊位也睽之時人情乖隔相與者未固非剛健中正不能合天下之睽如睽之柔其才纔足以小事吉也故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此合兩體卦變而言處睽之道也天地男女萬物一氣也得其所同則睽者合矣剛上柔下天地睽也天降地升生育萬物其事同也坎外離內男女睽也男上女

下乃有室家其志通也坎見震毀萬物睽也陽生陰成物无二理其事類也非本同也其能合乎大人以是能用天地能用男女能用萬物乖者復合混而為一以至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此惟原一卦以論合睽之道也在卦氣為十一月故大玄準之以戾易傳

新安朱氏曰睽火動而上至其志不同行以卦象

釋卦名義說而麗乎明至小事吉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天地睽而其事同至大矣哉極言其理而賛之本義　睽皆言始異而終同之理　兌少女離中女以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内猜嫌故同居而異志並語錄

東莱吕氏曰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為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

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為睽睽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為睽之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吉處睽者其可易耶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

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以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令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為君其質本弱雖欲强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

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

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睽之道也易說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伊川先生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易說

而異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故君子以同而異

白雲郭氏曰上火下澤異之象也聖人用睽有道存焉然用同者用睽之道也故大舜善與人同同也有天下而不與焉異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同也而曰爾為爾我為我異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為用睽之道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蓋言不同於小人之事也此言君子以同而異蓋言同

於道也故言同雖一而為事道則異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兌同為陰卦而未始不異君子之所同者人之大倫也然各盡其道亦不茍同以徇衆人見其為異矣不知異所以為同中庸曰和而不流晏平仲曰同之不可也如是彖言異而同大象言同而異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本義 或問睽卦大象君子以同而異先生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

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

是死說耳又問睽卦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先生曰无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先生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它此處伊川說得甚好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静互為其根一陰一陽互為其用君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睽之義然彖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易說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

辟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

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讎敵為臣民者由弗絶也（一作未）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絶之則將衆仇於君子

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避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馬復屈下惡人能免於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睽之初不可以有行也故喪馬天地萬物皆睽而復同則睽極必反天下之常理也故勿逐自復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喪而逐之其失愈遠然天下方睽以剛在下而无可行之資直道

而往則害者至故見惡人无咎子見南子是也
白雲郭氏曰初九无應有悔之象居睽而説道存焉故悔亡也喪馬初睽也逐之則成其為睽不可合矣勿逐自復用同而復也惡人與己異者也見之所以同而異也能同而異何咎之有柳下惠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象所謂同而異而初九見惡人其義一也見者遇之而勿絕之辭

非必欲見之也子見南子之見是也孔子初不見陽貨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先也在魯衛之禮不同非不見惡人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睽之始剛而无應動則不正故有悔四坎馬也四不與初以剛自守喪馬不逐也睽諸爻皆有應四獨无與安得不動而求初乎四動之初初往復成坎馬勿逐自復也故悔亡四不正而險惡人也離目為見初往之四有離見惡人也

之四雖不正以辟咎故无咎天下惡人衆多疾之已甚人人與君子為敵是睽者旣合而復睽斯亦君子之咎也然初守正四動而後初見之夫子見陽貨陽貨先也故不得不見若屈已而先見之睽非不合矣見之可也從之不可也易傳曰古之聖人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綏儺敵為臣民由弗絶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

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本義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與

相遇覯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　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

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守正居中故能求主于乖喪之際不失其道乖睽主有不可顯遇之時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中而應而當天下方睽之時非期於有應也故有遇主之辭焉然遇之外常道也故于巷若子房引四皓輔太子之類是已雖然遇主于巷惟睽之時可也 易說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

也則人君固不可无勇矣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无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閑其邪心引之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孟子

解

白雲郭氏曰在睽諸爻皆以見遇為言是以君子貴夫同而異也二五正應雖睽易合蓋男女通志之義故遇主于巷也說文言巷里中道也里中之道出門則遇之言遇主之易也方睽之時遇主之易而无咎者不失正應之道故也古之君子難進易退況睽之世乎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苟不由其道則其進易矣九二遇主

于巷若甚易然疑其類於不由其道者故象特言其未失道也初九之无咎異於時九二之无咎同於道故不待喪馬勿逐而後自復亦不待見惡人而後可辟咎也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睽之九二實似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遇六五濟睽之主人情睽離之時二五皆非正應五來求二兌變震艮睽者家人之反艮為門為徑家門之有徑者巷

也二往應之離變巽巽東南主人位也五來求二二適往應是以相遇故曰遇主于巷遇者不期而會巷委蛇曲折而後達睽而欲合故如是之難然二五得中震為大塗合睽者如是乃為得中未失道也易傳曰巷者委曲之塗也非邪僻由徑也遇者逢會之謂非枉道詭遇也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而已故云未失道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五隂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六三見輿曵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曵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伊川先生曰隂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

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隂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

之義也　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一有而字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遇敵與衞皆困易說

龜山楊氏曰澤動而下故輿曳火動而上故其牛掣輿曳而掣則其事睽而不同矣尚能有行乎其

人天且劓劓者絶其通絶其通則其睽極矣睽極而反故无初有終蓋天地萬物則睽而後其事同男女則睽而後其志通睽而至於其極者皆天也豈人為哉故曰天且劓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隂柔居二剛之間當睽之世欲求速合蓋亦難矣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見輿曳欲從而求合也其牛掣則違而致睽也時之方睽動輒乖異豈人力也哉天道然也然六三致牛

掣之睽豈六三之罪邪時使之然故曰其人天且劓譬猶无妄之災非人所致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也无初者遇二剛而不得進也有終者睽道終極則反而從應也象言位不當者以隂位柔急於求濟故見輿曳而欲從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於睽時處不當位介於二剛之間其柔不能自進上九之剛雖非正應欲往而遇焉二剛侵凌莫之與也三坤為輿為牛離目為見

四前剛為角離火欲上坎水欲下見輿曳也離上角仰也坎下角俯也一仰一俯牛頓掣也鄭康成作觢觢角牛角踴也踴起而復下亦頓掣也見輿曳而不行其牛俯仰而頓掣言四扼於前者如此也二乾為天三坎之柔為疑而兌毀之髡其首也馬融曰刻鑿其額曰天易傳曰髡其首為天以象考之易傳為是伏艮為鼻兌金制之刑其鼻也其人天且劓者言其人既為四扼於前猶力進而犯之

又為二制於後出處不當位故人情上下惡之然動得其正睽極則通初雖艱戹終必遇之三遇上剛二四象毀坤輿進而上行矣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曰遇者不期而會謂其非正應也君子於此不尤乎見惡者反身以正而已正則應應則惡我者說睽我者合易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則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

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一无處字當睽離之時孤居於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

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故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而无與睽孤也六五柔得尊位而在上元夫也當上下睽離之時而已獨遇之故交孚厲无咎蓋同舟而濟雖胡越無異心天

下方睽則遇而交孚其宜矣然孤而无與故厲交孚故雖厲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勢合則衆睽則孤凡睽皆然而獨於九四上九稱睽孤何哉蓋上居睽極四近君而不得非若初之自復二之遇主三之有終也故稱睽孤焉處孤之道不過於求人以自助而已故求善士而相與以誠則雖危无咎矣所謂德不孤也王輔嗣以初亦无應獨立同在體下同志者

也故交孚无咎其志得行伊川曰元夫猶云善士也初九悔亡則處之至善者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睽時處不當位介二陰之間五應二三應上四獨无應在睽而又孤故曰睽孤孤則危厲有乖離之咎初守正不援乎上處睽之善者也四變交初兌變坎四離為婦初坎為夫元始也善之長也故曰遇元夫四動正正則誠矣彼我皆誠有不約而自信者故曰交孚交孚則雖厲而

无咎交則初四未正曰无咎者初志上行睽者通也易傳曰卦辭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志行也蓋君子以剛陽之才至誠相輔何所不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爾易傳

新安朱氏曰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本義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一有也字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文辭但言厥

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間已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動而上而以柔乘剛故厥宗噬膚九四同體之象也蓋睽離之極雖宗噬膚矣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此之謂也據而親之能无咎乎故往何咎夫睽終必同天地之道也故孔子曰

往有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世已為悔矣六五以柔自將又悔之道也得其正應能下賢焉故悔可亡厥宗二也二之應五若噬膚然言其易也故二稱于巷五稱噬膚其義一也君臣道合合則非睽以是而往將有大慶又何咎之有睽之道用合而體睽二五盡之故彖言天地睽男女睽象言同而異皆一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宜有悔也能致九二在下之賢以剛輔柔故悔亡五離也二兌有離體同宗而為六五所宗噬膚者齧柔也五來下二兌變成艮艮為膚兌口齧柔噬膚也自二至上體噬嗑故曰厥宗噬膚二噬五柔而深之剛柔相入之意睽離之時非五下二二不可往非深入之則其久必離九二剛中不茍往者也五既下之往亦何咎往則有濟睽之功成邦家之慶陽為慶謂五柔

戍剛也易傳曰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往而无咎象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已則可以有為往而有福慶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本義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

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

是寇俳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屯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一有疑字）皆亡矣（並易傳）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

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狠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周行己錄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極故曰睽孤然天下之睽始於疑疑故睽不疑則交孚而无睽矣疑者小人之

道也聖人无疑也睽之成卦本自二女則小人之
象明矣故上九極言其疑也見豕負塗有之疑也
載鬼一車无之疑也有之疑疑之始也无之疑其
疑甚矣有无无所不疑是以張弧以禦之其道乖
矣三之應上何寇之有其應甚正昏姻之道也故
後有說弧之象焉往遇雨則吉者陰陽和則雨往
而和則有无之際羣疑自釋睽道革矣是以吉也
六三陰也上九陽也陽氣下降陰道上行故言遇

雨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鼠无牙有之疑也載鬼一車猶詩言誰謂雀无角无之疑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與三應亦曰睽孤者睽離之時三未從上有四間焉而上疑之則人情不合而孤獨之人也儔類異處適有人參處乎兩者之間則疑矣上九處極睽難合之地過剛而暴極明而察故疑於四者无所不至離目為見坎為豕兌為澤坤土坎水陷于兌澤豕在澤中汨之以泥塗見豕負

塗也言惡其穢之甚也坤為鬼坎為輪坤在坎中
載鬼一車也言以无為有妄之極也離矢坎弓先
張之弧疑四為寇而見攻也三所以未應豈四之
罪哉人情有未通爾睽極則通異極則同隂陽剛
柔无獨立之理六隂柔也九陽剛也剛來柔往則
疑情渙然釋矣故後説之弧知四匪寇也九剛六
柔自婚媾也故曰匪寇婚媾此匪寇婚媾與他卦
言同而象異坎在下為雨上來之三三往遇之上

三正則吉吉則向來羣疑亡本无是也故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辭枝如此此者疑辭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匪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二